

地主为啥「排筵」振粮

土木建筑系 郭安武

上莊劳动三个星期，听到許多貧僱農的辛酸史和地主丑惡的發家史。联想起自己的家庭，深受教育。我的家原是苏北一个農村里的大地主，有田 1300 畝。在过去，我对地主家庭的面貌的認識是很不清楚的。原因是：我的祖父祖母死得早，家里除一个年老的曾祖母外，父、叔、姑都很年輕。同族中見我家老的老小的小，可以欺負，都虎視眈眈垂涎着我們的家產。地主家庭間这种尔虞我詐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激起了父、叔

的反抗，在党的团結抗日統一战線政策影响下，我的父親、叔叔、姑姑都参加了抗日工作，我姑姑还离开家進了革命隊伍。到了 1946 年家鄉实行了土改，我家扫地出門后，就再沒有过剝削生活。因此，当我出生以后，对地主的剝削就沒有直接的體驗了，相反，我却經常听曾祖母說起我家是如何如何慈善，每年收完了租，都要排筵招待佃戶；逢上災年还要發粮振济農民。于是，我对地主家庭有了模糊的好感，認為像“白毛女”中的黃世仁固然是有，但是我家却是一个例外。

在这次訪貧問苦中，使我受到了一場很深的教育。在东小营，听说有个地主，逢年过节常給農民一些“礼品”；上莊村有个地主韓子揚，对人也很和气，進村要下毛驢，見人稱大叔，有人說他是“好人”。但是，广大的貧僱農对地主的伪善面目却認識得清楚。在我們訪問时有不少貧農給我們算了地主的剝削賬，講了許多地主剝削農民的伎倆。譬如：东小营有一个長工，为人忠厚，有一身好力气。他的东家瞧中了他，便想方設法剝削

他。当他的活干得差不多了，地主便走到地头上假意招呼：“慢着干，多歇一会儿。”好心的長工以为东家待他真好，干的更是起勁。这个長工一直干到三十多歲，还没有娶上媳妇，东家又假惺惺地当着長工的面和老婆商量，要把姨姪女撮合給他，还說：“只要你好好地干活，我包你这親事一說就成”。老实的長工哪知东家用心之狠，便信以为真，沒命地干。結果他的腰累弯，血汗榨干了，还是没有娶上东家的姪女。听着这些事，我心里又恨又气。一个貧農說：“地主的算盤珠都是朝里撥的，撥來撥去吃虧的还是農民。”這話真是一針見血，也撥开了我眼前的迷霧。我家的“开明”，对佃戶“排筵”“振粮”，不都是農民說的巧妙剝削嗎！天下地主用的都是一把鉄算盤，要是說有所不同，只不过是在剝削農民的方法上，有的更露骨，有的更陰險更巧妙罢了。試想：地主在收租时排筵請客是待佃戶好嗎？不，你吃了地主一頓飯，他落得个好名，而佃戶交租时就不好再和他爭三爭四，有苦使你也說不出口。其实，農民一年的辛勤劳动都被地主榨光了，這一頓飯又能值几何呢？再說，逢災振粮，是为了救窮人嗎？不，借了地主的粮是要付利的。窮人受了災年的清洗，賣盡吃絕，哪有力量來还債。还不了債那就无異被一根繩子拴在土地上，叫你世世代代为他做牛做馬。許多農民的破產不正是因为債加債还不清？地主田產愈來愈多，不正是这样殘酷地从農民手中掠奪過來的嗎？想想我家祖輩積下的这一千三百畝田，不知造了几世几代的孽！干了多少丑不可聞的把戲！

至于說到我的叔叔、姑姑参加了革命，这是党的教育，使他們背叛了剝削階級的家庭，選擇了光明的道路，这件事同地主家庭毫无关系，这次下鄉劳动使我对舊社会的黑暗和劳动人民的疾苦有了更深刻的了解，这就帮助了我划清剝削和劳动的界線，在思想感情上和劳动人民靠近了一步。今后我决心要更加努力改造思想，沿着和工農相結合的道路，永遠前進。